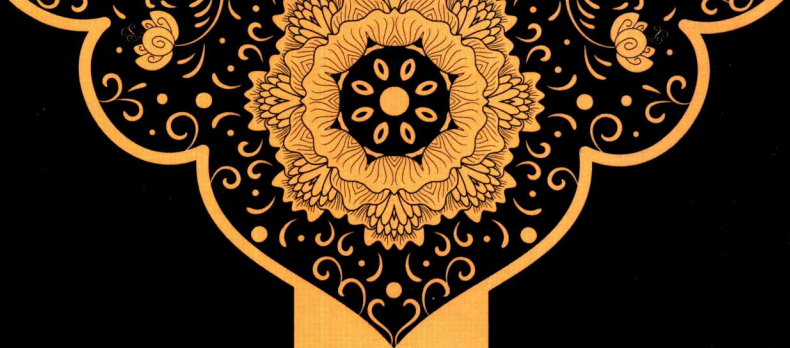




帝锦

上

沐非
著

帝
锦

上

沐非 著



第一章 宝锦

001

第二章 返京

007

第三章 教坊

018

第四章 入宫

033

第五章 做戏

049

第六章 册妃

064

第七章
世子

076

第八章
刺杀

090

第九章
谜团

108

第十章
结盟

121

第十一章
棋局

137

第十二章
挟持

152

第十三章
辰楼

168

第十四章
南唐

183

第十五章
嫌隙

198

第十六章
生疑

209

第十七章
相救

226

第十八章
南征

238

第十九章 水师

252

第二十章 献计

263

第二十一章 夺旗

278

第二十二章 得利

292

第二十三章 凯旋

306



高丽海疆。

北风萧瑟。冬夜的海上，一轮明月映入粼粼波光中，支离破碎得让人心疼，却仍是莹白皎洁。

老船主捋了捋银霜染就的长髯，指使子侄着力划了两下，将船系在了码头上，这才松了口气。

渡口码头的青石大砖已被人踏得平滑如镜，更梆的声响从远处传来。夜色中，连房屋的轮廓都看不分明，只有一盏残灯高悬桅上，更显昏暗。

不一会儿，雇主就出现了。

“怪事，居然是天朝人……”

老船主偷偷打量着客人的装束，低声咕哝着，心中却是惊疑不定。

高丽素来仰慕天朝文化，彼此遣使甚多，通商之风也极盛，若是平时有人返乡，自然没什么出奇，可目前……

“听说天朝正逢大乱，居然还有人要返回中土？”身旁的长子在他耳边低语，声音里满是不可思议。

老船主见客人已近，便摆了摆手，示意儿子不要多话，心中却更添狐疑。

眼前这些人，虽然衣着寻常，却各个神光内敛，气度不凡，就是京城的两班老爷们，也有所不及。

黑袍男子们纷纷登船，在他们奇伟身影的掩护下，一道娇小人影也随之飘然而上。

她戴着黑纱帷帽，眉目模糊，却仍可辨出只有十七八岁的光景。在厚重的雪裘中，有重染的锦绣丝缎露出。她上船后不发一言，却在即将起航时，轻唤道：“且住。”

众目睽睽下，她走近船舷，伸手自发间一抽，乌黑的长发便随之流泻而下，宛如生灵，映出皎月的幽华。

她皓腕如雪，手中持了一支九凤金簪，古雅绝美，在月光下映出玄奥的纹符。

“今日既已义绝，又何必睹物生笑！”

她声音幽幽，素手轻扬中，那一支金簪化作一抹流光，落入万里碧波之中。

老船主睁大双眼，见多识广的他，面色瞬间变得惨白，浑身轻颤着，脚下下一个踉跄。

“阿爹，你怎么了？”

“这是宫中之物……”老人近乎呻吟地低喃道，“看那簪子的纹路，必定属宫中贵人所有！”

——他浑身哆嗦着，被自己说出的“宫中”二字惊出满头冷汗来。

船缓缓张帆，在海浪的拍打下平缓前行，一轮明月高悬天空，映得水色幽碧，万里浩渺。

“殿下，已经离开高丽境内了。”沈浩恭谨地低语道。

斗篷下的女子临风伫立，不语，宛如泥塑木雕。

良久，直到沈浩要转身告退，才有一道女音幽幽而来：“是姐姐派你们来的吗？”

当啷一声，沈浩手中的瓷盅落地。寂静暗夜中，这声音听来让人悚然，他全身的血液都近乎要喷涌而出。

“主上……”

他轻轻地，沉痛地念出敬称，眼中恨不能滴出血来。

微微别转头，他强忍住眼中的黯然，强笑道：“主上担心殿下，所以派我

等前来接应。”

“这一次，真是遂了她的心意啊……”

被称为“殿下”的女子轻叹一声，带着微微的怅然和轻嘲，低声笑道：

“她素来不屑高丽李氏，如今逢此大变，还不知她要怎么笑我呢！”

沈浩一愣，正要反驳，却听一阵巨器由远而来，他抬头一看，脸色顿时急变。

晴好无风的夜空下，平白掀起巨浪，目之所及，方圆数里的海洋整个滚沸了，碧波万顷中，却有一艘巨船破浪疾来！

“还是追来了，做事那么绝吗！”

沈浩凝望着巨船上的大旗，心中已是大怒：“高丽不过弹丸小国，趁着我天朝内乱，竟敢如此猖狂——若有天朝水师在此，定叫他葬身鱼腹！”

那巨船急速靠近，最上一层站着个矮胖的穿金甲的男子，得意地看着对方的船被撞得剧烈摇晃，不禁哈哈大笑：“你们这些中土盗贼，竟敢与王妃私奔，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沈浩怒极反笑，咬牙微笑道：“什么叫颠倒黑白，什么叫指鹿为马，在今日总算是见到了！”

他提气喝道：“万岁受高丽王再三恳求，才以帝姬下嫁，如今你们负义毁婚，居然还千里追杀，欲置帝姬于死地——你们惯学中原礼仪，却与禽兽何异？”

他瞥了眼金甲男子，恍然笑道：“原来是金大人，怪不得这么穷追不舍，你是要斩尽杀绝，才好让你妹妹做王妃吧！”

众人打量着那矮胖的金大人，心中想象着他妹妹的尊容，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中带着讥讽，却也含着黯然悲凉。

若不是天朝有难，区区一个高丽国，也敢如此放肆，辱及帝姬吗？

“一派胡言！我妹妹温婉谦恭，乃是王大妃亲自挑中的，天朝景渊帝却非要把帝姬塞给我王。”

“住口！”沈浩森然大喝。

他出身军旅，自有一种凛然杀气，那金大人顿时气馁。

“万岁本不愿将帝姬远嫁，若不是见两人情投意合，高丽王又亲自跪求，绝无应允之理！”

他不屑与这等小人纠缠，高声喝道：“高丽王呢？叫他亲自出来解释！”

“我王蒙王大妃慈训，已准备选取名门闺秀大婚……”

金大人眉梢露出明显喜色，哈哈大笑道：“前王妃与人私奔，贞洁已玷，若不肯回阙谢罪，只好将你们统统剿灭在此了！”

他显然很是忌惮沈浩这一众人，说完便退入舱中，两船逐渐靠近，无数箭石飞舞着。

“让他们看看我中原男儿的厉害！”

沈浩胸中一道隐秘的悲愤郁积，恨不能发，又逢帝姬受辱，心中怨恨更深。他咬牙冷笑着，将所有怨恨都发泄在了高丽人身上。

众人高声唱喏，虽然人手不多，却都是军中精锐，一旦出手，几乎可以以一敌众。

沈浩一提真气，掠空而落，到了那巨船之上，正要将金某人擒下，却听身后一阵惊呼：“帝姬！”

他悚然回头，却见海面上有千万条碧蓝艳光交织暗涌，转瞬间，巨浪狂卷，就像在原地升起了一堵黑墙，一道巨大的黑影将帝姬卷入，绵密的鳞片在月光下凛然生寒。

“是蛟龙！”被遗忘在一旁的老船主颤抖着说道。他全身已如筛糠，简直已萌死念。

蛟龙是海中恶兽，平日里潜于深渊之中，今日怎会平白出现？

一道尖细的声音在耳畔响过：“金大人，要不是王大妃亲自恳求，老身可不会跟你们这些莽夫联手行动……”

沈浩又惊又怒，回身看去，却见一个黑衣老妇自舱中而出，口中吹着一支小笛。

是那笛子将蛟龙引出的！

“放开帝姬！”

沈浩纵身拔剑，剑气如长虹贯日，凌厉绝尘。

老妇人桀桀怪笑着，飞快后退，竟也是身法诡异。

两人拆了几招，沈浩无心恋战，微瞥了一眼帝姬，却见她被蛟龙紧紧缠卷，正要被拖入海中。

他闪身一纵，退出战团，想要上前营救，无奈那孽障异常狡猾，躲闪挪移之间，帝姬的面目逐渐被海水浸透。

“接着！”

沈浩情急之下，将自己的佩剑掷向帝姬。

“刺它下颌！”

帝姬伸手一接，竟稳稳操在手中。

她的面纱已经被水浸透，隐隐露出雪白的面庞，接了长剑，却不刺，只是凄然笑道：“沈大人，你回去禀报姐姐，此地清风明月，又有碧波浩瀚，实在是个好地方，我生性愚钝，怕是要与她永诀了！”

“什么永诀？你可知道，主上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吗？！”

沈浩嘶吼一声，满腔的悲愤再也抑制不住，如晴天霹雳一般震响了天地！

“什么？！”

帝姬紧握着那一柄长剑，黑眸紧缩为一点，咬牙道：“她，死了？”

天地在这一瞬都化为静止，眼前的一切都仿佛归为暗淡，片片碎裂。

那蛟龙好似也感受到这诡谲的气氛，它低吼一声，正要为人拖往无底深渊。

剑光突起，烟波万顷中，一道白光冲天而起，无上剑意所到之处，水汽氤氲蒸腾，天幕之下仿佛有陨星爆裂……

随着一道惊天动地的低吼，带着血污的蛟龙头颅临空落下，血落如雨，一时将海面染成嫣红。

帝姬临风落下，轻提长剑，白衣胜雪，翩然有如天人降临。

她的面纱已经掉落无踪，一张清秀雪白的面庞，并无乃姐的绝美风姿，却有别样的神韵，动人心魄。

所有的人都在这一刻惊呆了！

明亮的月光照在她身上，灼然生辉，天地之间的光芒，仿佛都聚集在了她身上。

沈浩呆呆地看着，情不自禁地低喃道：“帝斩白蛇……”

她缓缓睁眼，竟是一双奇特已极的墨色重瞳。

“第一，这是蛟兽，并不是真龙，所以不属帝兆。第二，我并非是为情寻死，而是根本没有斩杀它的实力。这一下，只是一时发狂。第三，别叫我帝姬了，我叫宝锦。还有，我晕血……”

声音未落，她突然坠落，重重地倒在船上。

海上归于宁静，清风朗月之下，只剩下一群目瞪口呆的人，以及支离破碎的船。



一年后。

巨大的喧嚣声由远及近，姑墨王伫立殿中，静静地看着庭中惊慌奔走的宫人们。

“城破了吗？”

他刚毅清癯的面容上，露出了一丝平静的微笑。

“以我姑墨这方寸之地，居然也坚守了百日以上，足可为后世称许了。”

此时已近黄昏，丝丝缕缕的冷风从半开的殿门中吹入，一列残灯在殿中飘曳明灭，在青金石地面上投下重重暗影。

“我姑墨几百年基业，虽不算煊赫，却也是一方之主，如今却要葬送在我手中了。”他长叹道，空落落的暮风吹得他衣袂猎猎作响，映着两鬓的点点霜白，更显萧索。

外袍四重皆是极薄的浅天青，里头实底子的鲛织纱锦极尽华贵，下襟堆着四爪翔龙——这样隆重的服饰，乃是他大朝之日所穿，如今，却要派上最后的用场了！

“你们在地下行得不远，且等我来……”他想起年前过世的王后，又想起昨夜死去的女儿，面上露出无限凄冷，低声说道。

轰隆一声巨响，宛如焦雷炸过耳畔，听方向，却是出自前廷玉阙。

“真的要將这里铲为平地吗？”

他浓眉微挑，素日的威仪在这一刻重现。

“您就任由他们如此妄为吗？”清渺声音宛如珠玉落地，像是有人悄声开了门走入。

冷风穿梭入殿，姑墨王疑惑地转身，却见来人着十重黑色皂纱，仍是清丽袅娜。

“是你，宝锦！”

他禁不住露出欢畅的笑容，眉间的抑郁，在这一刻消散了不少。

“你不是远嫁高丽了吗？”惊喜过后，便是困惑，他不禁问道，却在见到宝锦眉梢眼底的一抹凄楚后，瞬间明悟。

“岂有此理，他瞧着皇家倾颓，竟敢如此折辱于你！”

“李氏小儿，鼠目寸光……”他恨恨道，依着往日的性子，定是要执干戈伐罪于前，念及自己的境况，却更是黯然沉痛。

“他也没怎么折辱我，只是毁婚不见——不幸之中仍有万幸，我与他，并无夫妻之实……”

宝锦苦笑着，迎上姑墨王惊讶的眼神，继续道：“四年前我嫁入高丽时，年不过十五，王大妃生怕我夺了她的大权，于是借口先王之丧，只令我二人行礼，却是一直分宫而居。三年丧尽，却出了这等大事。她遣人一路追杀，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好好的帝家苗裔，总算没落入污泥之中。”姑墨王欣慰过后，却又叹息道，“你既然安全脱身，却又为何要来此？如今的姑墨城，早已是兵临阙下，危在旦夕！”

“姨父……”

宝锦深深凝望着他，想起幼时与姐姐二人骑在他的肩头，于群山之巅笑语嬉戏。又想起这位姨父曾率上千锦衣亲贵飞骑来援，他那赫赫威仪，至今仍在北门关一带传为佳话。

俱往矣！

“为何会变成这样？”她沉痛地低喊，“姐姐死了，姑墨也要落在他们

手中，难道真是天命气数？”

“不！我不信什么天命！”她咬着牙，决然道。声音虽低，却是带着碎金裂玉的万钧之势。

片刻，她抬眼望向姑墨王：“我此次前来，就是想借一件物事。”

“是什么？”

“玉染妹妹的身份。”

“什么？！”

姑墨王悚然一惊，乍一听到爱女的名字，双手都为之颤抖。

“我要以玉染妹妹的身份入京，姑墨城破后，这些王室亲贵都要被押往帝都……”

姑墨王一听便明白了：“我姑墨习俗，女子未嫁者须以纱巾裹面，不得露于人前——这世上，除了父兄，根本无人见过玉染。”

“是，此去帝都，千里迢迢，玉染妹妹又是体弱，不如以我替之……城外有人接应，定能保她周全——”

“你来迟了，孩子……”

姑墨王低低笑出声来，声音中满含悲愤与凄厉。

“玉染，我最心爱的女儿，昨夜已经离开了人世。”

宝锦的眼，在这一瞬紧缩。

“她未来的驸马，居然做了敌人的内应，将城门打开，她本就有咳血之症，一夜惊啼，便……”

宝锦静静伫立着，眼前的雕梁画栋，仿佛也在崩塌。她所熟悉的，欢乐宁静的世界，在她眼中褪去了最后一抹色彩，碎为尘泥。

不知过了多久，她仍是垂着头，低喃道：“请姨父应允！”

“你这孩子！！”

姑墨王不禁大怒，正要痛责，却在看了她双眸后黯然长叹：“罢了……”

他扬声唤人，不消一刻，便有一名宫人前来。

“这是玉染的贴身侍女季馨，从小与她一起长大，对她的事，可算是了如指掌。”

他叹息一声，轻甩袍袖，从上八宝格中取出一只晶莹琉璃瓶，在三只杯

子中各斟了少许。

他轻晃着手中血一般鲜红的酒液，轻吟起了天朝的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这酒，是新婚之夜残存的。那时，他率三千亲贵飞援天朝，皇帝大悦之下，遂将帝姬下嫁。

那俊雅无匹、叱咤千军的雄姿，如今已被岁月湮没，又有谁还记得，这一斛残酒？

他递于二女各一杯，自己却从另一格中取出黄豆大小的红丸，放入杯中后，便一饮而尽。

下一刻，眼眸开始涣散，他挺坐着，最后用手指了指珠帘之后，便气绝身亡了。

宝锦用尽全身的力量，才没有大喊出声，她咬着牙，鲜血蜿蜒而出也浑然不觉。

伸出轻颤的手，她与季馨费力地拖着尸体，向珠帘之后而去。

宝锦轻按机关，后堂的地面便一分为二，露出其下的冰雪深渊，其中浮着三具玉棺，两具是王后与玉染公主的，另一具却是空空如也。

姑墨王的尸体被轻轻放入，三具玉棺轻悬漂移，渐渐沉入万丈深渊之中。地面合拢，再无痕迹。

“真好。”宝锦望着这一幕，不觉悲伤，却觉得无比宁静妥帖，“他们一家团圆了，真好……”

这一刻，她想起横死京中、尸骨难觅的姐姐，再想起早已逝去的父皇母后，只觉万物同悲，寥落无迹。

云时穿过广阔的广场和宫道，再穿过重重回廊，来到大殿之前。

夜色初上，明灭的宫灯在檐下轻晃，风吹得铁马叮咚作响，深广大殿沉浸于黑暗之中。

云时轻叩殿门，正欲朗声通名，却听见一道清婉温润的女音道：“进来吧！”声音安详平静，毫无畏惧。

他轻轻地推开门，雕花镶玉的殿门发出吱呀轻响。殿中一灯如豆，正在

案前轻燃。

“来了吗？”一道纤弱身影坐于案前，轻笑着问他，朱红的火焰晕染了她的面容，看着甚是模糊。

云时抬眼望去，却在下一瞬倒抽了一口冷气：重瞳！

瞳影叠回间，潋潋生辉，仿佛是黄泉之畔的冥黑忧悒，又似冰雪初霁的洁莹，只淡淡一瞥，就让人魂魄皆丧，心神迷离！

那少女依案而坐，手中玉杯晶莹，只剩半盏残酒。

血一般的嫣红在她的手中轻晃：“有客自远方来，美酒却已销尽，实在惭愧……”中正清雅的声音，从容平和，却实在听不出什么欢迎之意。

云时瞬间心神摇曳，眼底的杀气亦随之慢慢平抑，手中染血的长剑都因之微微松弛。

最后一丝理智好似在脑海中嘶鸣：重瞳！

那是重瞳！！

他全身一震，眼中的迷惘瞬间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炽烈怒焰，手中雪刃轻吟不已。

满殿的安雅平静，在这一刻被撕碎！

他大步上前，昂然身躯的阴影将她完全笼罩，伸出手，一把将她从案前拖下，毫不怜香惜玉地将她掳在殿中。

纤细身躯如蝴蝶轻羽一般坠落，沉闷的落地声响中，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

细微的呻吟声响起，随即便隐忍不闻。少女委顿于地，左臂弯曲垂落，面上苍白更甚，樱唇却已被牙咬得失了血色。

仿佛才惊觉自己的狂暴，云时不可思议地凝望着自己的手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对一介女子下此毒手！

然而这重瞳……

他敛起所有情绪，沉声问道：“你是谁？”

回答他的，是片刻的沉默，以及随之而来的轻笑。

那几乎是嘲笑了，少女微微挑眉，忍痛的神情中带着讥讽之味。

“你又是谁？”